

90 号楼复原马列学院时期历史风貌

□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行政财务部 90 号楼修缮项目组

中央党校南院 90 号楼建成于 1942 年，1949 年北平解放后，该楼划归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成为马列学院进京后的重要办公和教学场所。该楼建筑面积 2498 平方米，三层顶部为中式传统琉璃瓦单檐歇山顶，主体为西式钢筋混凝土结构，因正立面造型如同老式飞机的螺旋桨，因此党校人亲切地称呼它“飞机楼”。在 20 世纪，90 号楼使用权几经辗转，曾被清华大学农学院、马列学院、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多家单位使用，留下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印记。刘少奇、杨献珍、艾思奇等都曾在这里给党校学员授课和作报告，鉴于其是中央党校发展史和党的干部教育史的重要见证，2021 年被评为北京市第九批市

级文物保护单位。

90 号楼建成至今已 80 余年，使用空间多次分隔，外立面斑驳破损，内部线路老化，2014 年中直机关房屋普查时鉴定结论为房屋整体结构存在安全性缺陷，需进行整体抗震加固。为保护这一重要文物，彻底消除安全隐患，2022 年 9 月，经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院）委会会议研究，通过了 90 号楼加固改造方案，确定将建筑恢复到马列学院时期（1950—1954 年）的历史风貌。按照校（院）委会的指示，行政财务部成立了修缮项目组，着手对 90 号楼进行全面修缮。经过近两年的修缮改造，该项目于 2024 年 7 月完成竣工验收。

为了做好这次修缮，项目组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查阅档案中的照片和文字记载，并在全校范围征集相关线索，召开 90 号楼保护修缮工程老教师座谈会，马列学院时期这座楼的风貌在党校人群策群力的回忆中逐渐清晰起来。根据回忆：“90 号楼首层北侧大空间为有漫坡的大教室”，“地面为灰色大块水磨石地面，踢脚线高 20 厘米左右”，“首层入口大厅处正对上楼梯段设置有两个圆形吸顶灯”，“墙面距顶 50 厘米左右设置有 10 厘米高的挂镜线”，“房间内有明装四脚铸铁暖

气，暖气宽度基本与窗同宽”……项目组将这些宝贵信息仔细梳理，并一一落实到修缮方案中。

在 90 号楼修缮期间，校（院）委会高度重视，多次指示行政财务部要精选优质的设计、施工和监理单位参与工程建设，要对校（院）的历史负责，不辜负党校人的期待。

行政财务部严格按照校（院）委会的要求开展修缮工程，坚持修旧如旧、精工细作的原则，通过招标精选两家优质建筑设计公司为本项目的文物设计单位和室内设计单位。项目组现场管理团队努力策划并实施四项工作。一是优化加固方案，避免破坏建筑原貌。对文物的加固既要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又要避免对历史风貌的破坏，为此专门请建筑行业权威检测机构对房屋结构进行测评，决定采用内部加固的方式，尽量减小加固范围保护外墙。二是避免大拆大建，文物原有材料尽量利用。按照海淀区文物工程质量监督站的要求，建筑的琉璃瓦屋面和外墙砖要尽量利用。因此将没有损坏的琉璃瓦集中到顶部东西两侧继续使用，用局部剔补的方法处理外墙的砖块，不做整体更新，继续保持建筑的历史感。三是务求工艺精湛，严保风格统一。楼顶屋面的古建筑兽头多有损坏，对于必须替换的构件，采用了倒模的工艺，将现状完好的兽头按照全尺寸倒模，重新烧制，保证了构件尺寸、形态的和谐统一。楼内大厅的灯具根据历史照片反复试验重新开模制作，最终达到了理想状态。四是专注精雕细琢，在修补上下功夫。修缮时室内的水磨石地面全部利用，为了做好修缮，施工单位找来擅长这项传统工艺的工匠，经过两个多月反复打磨，完美地修复了裂缝和破损；建筑入口大门也采用了修复方案，在工匠们反复雕琢下，大门恢复了亮丽又古朴的神韵。

在修旧如旧的同时，考虑到该楼未来仍作为校（院）教学办公场所，在使用品质方面也进行了全面提升。首先是增加了中央空调系



90 号楼旧貌



修缮后的 90 号楼

统，90 号楼原来使用分体式空调，效果较差且影响外立面整洁，本次改造调整为中央空调。其次是进行了节能改造，外窗在保留 20 世纪 50 年代风格的基础上，使用了现代铝包木型材，有效地解决了保温隔声问题。最后是按照历史样式，购置教室场所的家具并增加了电教设备，添置的家具也按照历史风貌采购，既保留了历史韵味，也与建筑空间尺寸相适应，增添的电教设备可以满足现代教学的需要。

如今，修缮后的楼体从外到内，充分还原了马列学院时期的历史风貌。外立面古朴庄严，建筑内部一梁一柱、灯具地面、桌椅窗帘都是当年的样子。70 年前，马列学院进京后在这里发展壮大，一代又一代的党校人在这里为党校事业辛勤工作。“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是党校始终不变的初心，70 年后，新一代的党校人在这里初心未改，继续出发！

（执笔人：张东亮 闫嘉伟）

党领导下的永安抗战文化活动

□ 王青松

福建永安，一座位于闽西和闽中大山带之间的山城，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有 7 年半的时间作为福建省临时省会所在地。烽火岁月中，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隐蔽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积极团结革命知识分子等各界爱国人士，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以笔为武器进行革命斗争，为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繁荣东南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福建地处东南海疆，1937 年 10 月，金门等地在日寇进攻下相继沦陷，1938 年 5 月，国民党福建省政府被迫内迁至永安。随着省会搬迁和厦门等沿海地区的失陷，一些行政机关、学校及文化团体陆续从沿海向永安及其附近山区内地疏散，不少专家学者和文化界爱国人士相继云集永安。沦陷区的暨南大学、东南联合大学等也陆续搬迁到距离永安只有 200 多公里的福建内地，永安成了中国东南战场一线的抗战文化中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感召和福建党的地方组织大力推动下，永安抗战文化活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出一支规模宏大、来源广泛的抗战文化新军。

这一时期在永安的卢懋渠、邵荃麟、杨潮（羊枣）等 60 余名具有共产党员身份的文化知识分子对抗战文化活动发挥了重要的领导、组织和推动作用。除共产党人之外，抗战文化新军中，还有很多当时著名的作家、学者、艺术家、翻译家和爱国民主人士，如董秋芳、赵家欣、萨一佛、程星龄、汪德耀等。永安的共产党员遵循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战文化的方针，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发动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抗战文化活动，促进了永安在新闻、出版、文学、戏剧、教育等方面事业的繁荣。当时的永安，涌现出文化学术团体 40 余个，出版社近 30 家，印刷厂 19 家，出版各种报纸 12 种、期刊 129 种和各类书籍 700 多种。

1938 年创办的进步刊物《老百姓》，由中共南平工委直接领导，是永安开展抗战文化活动最早的刊物。该刊以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指导思想，深刻阐明“战则兴，降则亡”的道理，深入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竭力昭示中国抗战必胜的光明前景，颇受群众欢迎。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出版社，如改进出版社和东南出版社，都是由共产党员或受共产党影响的革命进步力量主导，成为抗战文化宣传的重要阵地。改进出版社创办的《改进》半月刊发刊词表示，要以鲁迅“推重车上峻坡”负重前行精神办好刊物，并以“涸辙之鲋，相濡以沫”的爱国情怀积极呼吁广大文化界人士更加坚定地参与到抗战文化活动中来。巴金的《公式主义者》《和平主义者》、朱自清的《蒙自杂记》、臧克家的《最后的讽刺》等进步文化作品，都在《改进》半月刊发表。改进出版社的《现代文艺》，是在中共中央东南局支持下创刊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利用国民党的刊物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集中反映“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成为当时永安战斗性最强的文艺刊物，刊发了唐弢的杂文集《劳薪辑》、艾青的诗选《兵车》、冯牧的散文《写在记忆里的人们》等一大批进步作品。改进出版社还于 1939 年出版了《战时民众》和《战时木刻》两种期刊，都坚持宣传抗战立场、抗战主张，特别是《战时木刻》以木刻、连环画、漫画作品等多种方式积极动员全民抗战。1941 年日机轰炸永安后，该刊物就以连环画的方式把上百幅揭露日军暴行的写生图画刊登出来，激发了广大民众同仇敌忾、抗击日寇侵略的决心。东南出版社不仅出版郭沫若的《先秦学说述林》、夏衍的《水乡吟》、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等进步文化作品，而且设立门市部，除销售本社刊物和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外，还从渝、桂、粤等外地购进大量进步书籍销售，传播进步思想。

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引领，主要是通过地下党员秘密的、多渠道的活动，运用多种不同组织形式实现的。对以国民党名义组织创办的报纸，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派遣党员到那里工作，努力使其具有战斗性和进步性。如《现代青年》月刊，在 1939 年由中共闽江工委党员卢懋渠接任主编后，紧密结合青年的特点，开辟“抗战与青年”“青年文艺”“青年修养”“青年信箱”等栏目，积极宣传青年肩负的历史责任与

崇高使命，着力引导广大青年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由于《现代青年》能够及时反映党的抗日主张和抗日战场消息，猛烈抨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战斗作用，成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中一把有力的火炬，“照耀着青年”。1940 年后，《现代青年》发行量达 1 万份，成为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一支劲旅。

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是当时永安“地下党员最多的单位”。被同学称为“老大哥”的学生党员陈宗谷通过学校“学生自治会”机构，发起成立文艺研究组、时事研究组、歌剧研究组等，运用多种形式开展进步思想和抗战文化的宣传。在地下党组织的教育引导下，很多人尽管不是中共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一定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当时活跃在永安抗战文化剧坛上的陈启肃就是这样一位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受领任务，以创作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作品为宣传武器进行抗日斗争。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社会各界的抗战力量空前地团结起来，抗战文化活动更加活跃。例如，董秋芳在担任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图书馆馆长时，凡是能够购买到的抗日进步书刊，包括当时被国民党当局定性为“禁书”“禁报”的书刊，能够购尽、应有尽有，公开或暗中借给进步青年阅读和宣传。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的一些官员抗战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对抗战文化活动给予了“默许性”支持，一些普通公职人员也参加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

党对永安抗战文化活动的引领成效显著斐然，永安一度被誉为“国统区三大抗战文化中心”“中国东南抗战文化的一面旗帜”。如今踏上永安这片热土，随处可见当年抗战文化活动的遗址遗迹，那些宣传抗日救亡的标语文字依然清晰，其彰显的爱国主义精神必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勇前进。

红色记忆



□ 宇 原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恍惚间，秋天来到故乡。秋光，宛如一支无形的巨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乌桕层层晕染，淡红、鲜红、殷红、赭红、乌红、紫红……予青苍疏旷的深秋几许温情。

在我的印象中，故乡的河坡上，生长着一排高大的乌桕，常有喜鹊、乌鸦、斑鸠、苍鹭等鸟儿歇在树间，有的鸟儿甚至在上面筑巢、孵雏。

河滩上，长着郁郁青青的野草，也长着稀稀疏疏的乌桕，但都是些小树。一俟秋天，霜林染醉，远观近看，皆成风景。原来，这是鸟儿的杰作，它们啄食乌桕子后，将没有消化掉的树子排在河滩，当树子生根发芽后，便长成了一丛丛风景。

到了秋天，河水下落，露出了小洲，露出了河滩，也露出了河面的渔网。不远处渔村静悄悄的。竹林掩映着屋舍，木船倒扣在河边的小土坡上，所有的一切沐浴在淡淡的秋光中。天空明净，日光温

情，秋水长空，色调柔和。此时，我喜欢独自在河滩上散步，或坐在一株乌桕清凉的树荫下，嗅着它散发的淡淡清香，安静地读自己喜爱的书。

当读书困乏了，我会把目光移开去欣赏每一株乌桕。经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阳光下，它们的色块分明，立体感极强：向阳的一面，颜色较深；背阴的一面，色彩略浅。而每一片叶子的颜色也不尽相同，却都是那么美丽耐看，令人不禁联想起“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这一句哲言。

最喜欢南北朝《西洲曲》：“忆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单衫杏子红，双鬓鸦雏色。西洲在何处？两桨桥头渡。日暮伯劳飞，风吹乌臼树……”而河畔最美的时刻，也是风吹乌桕树。当风贴着河面吹来，吹得一棵树树叶哗啦啦作响，树枝摇曳红、树叶翻赤，华丽而斑斓，缤纷又绚烂。特别是到了晚秋，纷纷飘飞的乌桕叶子，使人想起屈原《九歌·湘夫人》里的佳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陈子昂在诗中感叹“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他在叹息兰草、杜若等草木在秋天的凋零。乌桕树叶的凋零何尝不更让人心动？乌桕树是比花还美丽的树啊！在我看来，这随风飘零的每一片乌桕叶，都有着它的前世、今生与来世。

风，仍在吹，直吹得乌桕褪红衣。一俟秋深，柏树叶脱，根根虬枝，色如苍铁，青苍疏旷，宛如水墨。枝丫间，缀着一簇簇乌桕子，外壳呈青黛色，露出四瓣雪白的果粒，三三两两抱为一团，远远望去，状若白蜡梅。

为此，袁枚在《随园诗话》里写道：“余冬月山行，见柏子离离，误认梅蕊；将欲赋诗，偶读江岷山太守诗云：‘偶看柏子梢头白，疑是江梅小着花。’杭堇浦诗云：‘千林乌桕都离壳，便作梅花一路看。’是此景被人说矣。”郁达夫在《江南的冬景》中亦云：“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桕树，则红叶落后，还有雪白的柏子着在枝头，一点一丛，用照相机

照将出来，可以乱梅花之真。”

乌桕子，是乡间一宝。它除了具有观赏价值，还是一味药材，可消肿、杀虫、止痒，治疥疮、湿疹、皮肤皴裂。《本草拾遗》云：“桕油，服一合，令人下利，去阴下水气。炒子作汤亦可。”

乌桕子还可作工业原料，从中提炼的乌桕蜡，可制造肥皂、胶片、蜡烛、油纸伞；乌桕油，可作喷漆，早年乡间用它来点灯，燃起来有一种独特的芳香。

每次回乡，我会选择在深秋。只见河两岸的乌桕树上，仍残留着稀稀疏疏的叶子，它们的颜色更沉凝了，那是一种深深的红，红得发乌，红得泛紫，红得比相思的红豆更深沉，仿佛凝结着思乡的深情。

此红，最能抚慰人心、缓解乡愁。

